

★ 剑亭绮情经典系列 ★

百花传奇

剑亭著



劍亭著

百花傳奇（上）

時代文艺出版社

劍亭著

百花傳奇〔中〕

時代文艺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少林寺的火工少年南宫远，因误犯禁，冒死突围，下山后又误穿李家大院被黄皇教的仙琴令主用琴声迷魂落魄，幸被绝色天香的纤手帮主李秋萍姐妹所救，风华绝代的李秋萍姐妹对南宫远一往情深，南宫远几经劫难，屡获奇缘，终于武功大进，成为一代武林英豪。

其时天下武林大乱，四强崛起：一个黄皇教，组织庞大凶狠，专与武林为敌；另一个叫“天下江湖武林义务骷髅凶手”组织，更加凶残诡秘，不分黑白，专门戮杀天下武功最高的人；第三是“落日谷”，比前者更加神秘诡诞，它拥有天下最高深的武学和武功，并已建成要毁灭天下武林精英的基地；第四是以李秋萍为首的“苍道盟”，这是江湖正道的联盟，以维护武林正义、铲除一切邪恶势力为宗旨。

从此，正与邪、邪与邪几大势力之间展开了长期尖锐复杂的残酷搏斗。

南宫远参加了苍道盟，开始指向黄皇教，后来又同“骷髅凶手”拼搏，然后并同魔鬼联合进攻落日谷。

经过惊天动地的搏斗，结果悲惨之极：谷毁人亡，天下武林精英几乎尽失，幸存者只有南宫远及其三位妻子及师兄等几个人。

最后迷团大白，黄皇教主是南宫远“死”去 18 年的母亲，落日谷主是他“死”去 18 年的父亲，骷髅天尊是他的师父。

这里面贯穿着诚挚多难的爱情生活以及天下武林几代人之间的恩怨纠葛，情节极其错综复杂。内中详情究竟如何；请君开卷细读。

目 录

第一章	穷途末路	(1)
第二章	美丽帮主	(34)
第三章	机智退敌	(67)
第四章	落日疑云	(97)
第五章	海流真经	(126)
第六章	返璞归真	(158)
第七章	千里神驹	(189)
第八章	残毒奇叟	(213)
第九章	大闹少林	(251)
第十章	马尾侠影	(269)
第十一章	神箭绝技	(306)
第十二章	似梦是幻	(334)

第十三章	神猿授技	(363)
第十四章	天剑奇潭	(393)
第十五章	骷髅怪人	(420)
第十六章	骷髅聚会	(446)
第十七章	伟大母爱	(474)
第十八章	母子不识	(505)
第十九章	君何消瘦	(531)
第二十章	瑶池魔女	(558)
第二十一章	前世孽情	(578)
第二十二章	三阳殿主	(616)
第二十三章	话中有因	(645)
第二十四章	神秘女郎	(673)
第二十五章	落日奇谷	(702)
第二十六章	武林一仗	(731)

第一章 穷途末路

河南少室峰，遥遥可望——屋宇连绵，黄墙碧瓦，好大一座寺院。

日暮时分，少林寺惯例的传出八响钟声，余音缭绕在空谷晚风之中，遥传于数里之外，消除了人们满腹的苦扰。

那知八响钟声之后，“当！当！当！”又传出五响，这声音较那八响钟声，高昂尖锐，震撼山岳，人心颤动，显然这少林寺发生了不太寻常的事故。

藏经阁的广场上，人影幢幢，数百位和尚凝立四周，口中喃喃低声诵经。

梵音低沉，深远，启人神思。

中间凝立着一位灰色粗布衣衫的少年，由他的衣着与头发看来，知他是一个俗家子弟，这灰衣少年，原是少林寺香积厨中，灶下烧火的一个小伙夫。

这黑炭烟尘满脸的小伙夫，眉宇间流露出英气和智慧，此刻他双手满是鲜血，那双眼睛带着紧张、恐怖、惧怕的神色，凝望着面前地上四具脑门破裂，鲜血外流，张牙咧嘴，横眉瞪眼，满脸痉挛的尸体出神。

突然一个精瘦枯骨的僧人，越众而出，急步走了过来。

此人，正是达摩堂首座天摩禅师。

天摩禅师那双电眸略微掠过地下尸体，“哼”！了一声，目光中似欲喷出烈火，狠狠的盯着灰衣少年，眼色充满了怨毒。

灰衣少年那双紧张害怕的眼睛，当和天摩禅师眼光接触时，惶恐的

退了一步。

陡然间天摩禅师双眉倒竖起，冷笑一声道：“你的大力金钢掌是谁所授？”

他说话的声音极其尖锐，似若寒夜枭鸣，令人听来，不由自主地打个寒噤。

天摩禅师见灰衣少年呆立不语，又厉声喝道：“我问你大力金钢掌是谁教的？”

灰衣少年颤抖着，道：“我……我……没人教，是自己学的……我……错手杀死四位师兄，请……”

天摩禅师踏进一步，声音突然放低，说道：“你再明白的说一遍，你的大力金钢掌若非本寺哪位师傅所授，是自己偷学的吗？”

他声音虽低，但语气中含有威吓之意。

灰衣少年不善说谎，虽然他知道偷学武功，是要受到极严重的惩治，但他却毫不隐瞒的答道：“弟子是自己偷学的，没有哪位师傅教我。”

此刻寺内十余座巨钟一齐响了起来，咣当之声，只震得群山齐应。

只见那修竹青松道上走出来十八名僧人，一律身着灰袍，外披淡黄袈裟，年龄均较环立罗汉堂四周的弟子为大，乃是高一辈的达摩弟子。

随在十八名达摩堂弟子之后，是四位眉清目秀的小沙弥，拥着一位身材修伟，面容红润，肃穆威严的僧人，此僧乃是当今少林寺掌门方丈，天鸣禅师。

天摩禅师目睹掌门方丈前来，立刻转身合什说道：“掌门师兄，大驾光临，请恕天摩未能亲身远迎。”

天鸣禅师微然挥手说道：“师弟免礼，这位弟子是哪位师傅管教的？”

天摩禅师道：“禀告师兄，这叛逆乃是香积厨中灶火铁明师侄所管，铁明师侄已为这叛徒重伤急救中。”

天鸣掌门闻言，脸上神色微变，那二道电光似的眼睛扫向灰衣少年的脸上。

灰衣少年眼见掌门禅师亲来，立刻心中一震，感到事态严重，本来他想自己错手毙了四位师兄，与铁明和尚，顶多被软禁几年，因为今夜是三年一度的中秋大校预阅，每次预阅皆有错手发生流血惨事，何况自己并非有意使出辣手，而是四位师兄咄咄迫人，欲置自己于死地，场中诸人皆有目共睹。

灰衣少年想到此处，胆气一壮，说道：“掌门大师明鉴，弟子南宫远……”

他语音未完，天摩禅师立刻沉声道：“住口！你好大的胆子，竟击毙了四位师兄，还有何话说？”

灰衣少年南宫远，颤声道：“我……我并非存心伤害四位师兄……”

天摩禅师突然向天鸣说道：“掌门师兄，这叛徒的武功乃是偷学而成，此罪已经违犯了本寺百年前所立的规条，凡是不得师授而自行偷学武功者，重则处死，轻则挑断全身筋脉，使之成为终身残废逐出寺院……”

南宫远闻听此言，头顶嗡的一响，恍似晴天霹雳，几乎晕了过去，双目滚出二滴眼泪。

此刻他脑际浮现出自己的一段凄凉身世……

自幼丧父，无兄无弟，只有一个老娘，家贫如洗，在七年前本想出外经商，但不知为何母亲含泪叫自己前来少林寺学点武功，因她老人家说：“自己父亲便是毫无半点武功的老实人，在外经商为地痞流氓打死……”

所以母亲要自己学点武技防身，以后到外面谋生遇到强盗，或蛮横之人，也不会吃亏。

因而才来到少林寺当小工小厮，藉以偷学武功……哪知却发生这场大祸……

天摩禅师顿了一顿之道：“……这叛逆，竟然偷学了少林绝艺，大力金钢掌，仍属重者处死，当可无恕，何况他又伤害四条人命，又是犯了欺师灭祖之罪，更该严重处刑死有余辜，敬请掌门师兄宣判。”

南宫远突然大声喝道：“我不能死，我不能死！大师，你们慈悲，慈悲……”

他双膝跪地，泪水如雨，口中不停的嚷叫着。

天鸣禅师沉吟了一会，肃声说：“本寺向来门规森严，此人连犯几项大罪，自是难免其刑。”

南宫远厉声叫道：“大师呀，你们可怜弟子家中尚有老母，我死了之后，家母定然悲痛不欲再生，你们不要处死我，你们不要处死我呀……”

只听天摩禅师喝道：“达摩堂众弟子上前，把他拿下了。”

达摩堂十八名弟子习练有素，一听天摩下令，登时抢出，四面八方将南宫远团团围住。

南宫远哭声叫道：“药医不死病，佛渡有缘人，人孰无错，知过能改，善莫大焉，大师呀，你们是有道高僧，请原谅弟子之错……。”

但听天摩禅师喝道：“还不动手，等待何时？”

达摩堂十八名弟子，齐宣佛号，踏步上前。

此时南宫远见状伤心欲绝，高声叫道：“娘呀！你原谅不孝的儿子罢，孩儿无法侍奉你老人家长年岁月了！”

每个字的音韵，都拖得十分悠长，像在寂静的深夜里，哀弦弹出的音符，动人肺腑，真是使人血泪，惨不忍听，是那样凄苦，幽绝。

达摩堂十八名弟子，虽然执法如山，铁石心肠，此刻也不禁千回百转，逼近的身子顿阻了一下，但他们略停之后，立刻又迫了过来。

突然南宫远双目射出一道骇人的煞芒，脸上肌肉痛苦地抽搐几下，厉声喝道：“站住！”

这声大喝，如同闷雷哑鸣，直震得人们耳鼓嗡嗡作响，说也奇怪，只见那十八名弟子果然停了下来，呆立当场。

天鸣、天摩这两位当代少林高手，听了他的喝声，脸色骤变，他们都感到这洪亮的声音，带着一股摄人心神的力量，竟像似极为上乘的外家武功——狮子吼。

但他们脸上的神色一变即逝，因为他们知道这狮子吼，非有数十年

功力无法练成，就是这少年从入寺便经本寺武功最高的心禅堂七老传授，也无法练就这种深厚的内功，他们却是怀疑自己的耳朵，是否听错了？

南宫远大声一喝后，恨声说道：“我南宫远这般哀心啼血的苦求，你们竟然无动于衷，纵然我自知必死，但也不会这般轻易让你们处死。”他又切齿地说道：“避我者生，挡我者死！”

一声仰天厉啸，震荡了整个的苍穹——

南宫远象似一头出了柵的猛虎，突然一晃身，疾如弩箭离弦，冲向迫来的达摩堂十八名弟子。

达摩堂弟子喝声：“南宫远，你还敢拒捕？”

喝声中，三名达摩堂弟子，出手如电，齐向南宫远肩头、手腕抓来。

南宫远双目陡然暴出一道精光，扬腕劈出一掌。

一股强厉的掌风，划空生啸，直对居中的那个达摩堂弟子撞了过去。

十八名达摩堂弟子，乃是少林寺铁字辈一代的高手，个个自负，他们怎会惧怕于一个火工小厮。

所以那位弟子手腕一翻迎掌接去，猛感一股撼山震岳的内力，直压上来，此时他要闪避已经来不及了，一声闷哼，整个身躯被震得飞出丈外。

就在同时，由左右抓来的两位弟子，被南宫远弹出一指，踢出一腿，双双被迫得倒跃开去，南宫远一下击退了三位高手，人已急速冲出达摩堂弟子的包围。

这种情形，着实太令人出乎意料之外，一个火工小厮，竟然在一举手之间，击退了三位高弟。

他那一掌、一指、一腿，看得使在场的天鸣、天摩二位高僧，骤然色变。不但那几招包含了少林三种绝技，而且招式与变化，已是炉火纯青到达上乘之境。

一声佛号响起，外圈的罗汉堂弟子，已和南宫远接触。

南宫远恍似一头拼命的猛兽，他双目射出怨毒的寒芒，右手一挥，蓄足全力的一掌，直向挡在他面前的六位罗汉僧劈出。

六名罗汉堂弟子目见劲风激荡之声，心头凛骇，暗忖道：“这人的功力，确实深厚惊人……”六人同时翻腕拍出一掌迎去。

双方掌力一撞，震得南宫远口中厉啸一声，往上抛起……

但他竟然悬空一个筋斗，斜斜飞过侧面罗汉弟子头顶，突出众围。

他这种武功看得众僧目瞪口呆。

南宫远双脚一落地，哪敢怠慢，放脚疾速奔出……

他奔出十余丈远，突听一声大喝：“叛徒，你跑得了吗？”

在修竹暗影之中蹿出一位僧人，疾飞一脚，踢向南宫远小腹。

南宫远急忙一侧身，避过那僧人踢来一脚，施以“穿心拳”当胸捣去。

拳风奇猛，有如惊涛袭岸。

那僧人乃是铁字辈的高手，识得厉害，冷哼一声，疾向后面跃退五尺，可是南宫远已如弩箭脱弦疾射而去。

南宫远这时打算逃得一步是一步，能够多活一刻，就算一刻，是以他一展开身子，便如同雷奔电闪。

他在少林寺已七年时光，对于寺内的道路已经极为熟悉，所以逃走的速度极快，眨眼间，已经奔到少林寺西面围墙不远处。

“铛铛……”一阵急促的钟声响起……

西面墙边一座柳树小筑院室，蹿出一条极快的灰色人影，一闪而至。

南宫远见此僧欺来的身法，迅快已极，不禁大吃一惊，藉着奔跑抬腿之式，飞起一脚，踢向来僧的小腹，左手骈指如戟，点向对方“锁心”穴。

这僧人武功极高，手腕一沉，同时身躯一侧，竟然在间不容发之际，避过了南宫远一掌一脚，只见那一沾的手腕，已经扣上南宫远左手腕脉。

这种奇奥精妙的锁龙手，令南宫远心头大骇，暗道：“我命休矣！”

突然此僧唤了一声，道：“是宫远吗？”

南宫远闻声望去，面前僧人是位慈眉善目白髯过胸的老僧，南宫远泪水模糊，颤声求道：“老禅师，求你快放过我……”

这白髯老僧乃是当今少林掌门的师兄——天罗僧，他是少林派天字辈中武功最高的一位神僧，此人淡泊名利，不愿担当少林要职，独自避居这座精致小院，平时南宫远常到此院跟他下棋，所以天罗僧极为喜爱南宫远，甚至于他和天罗僧之间有着一种旁人不知的微妙之秘。

天罗僧听那钟声，以及后面呼喝之声，慈祥的面容微变，沉声道：“南宫远，你犯了什么大罪？”

南宫远凄声道：“老禅师，我……错手毙了师兄，又偷学武功……我求求老禅师放我一条生路，刻骨铭心，永弗难忘……”

他泪水如雨，语音急促凄凉，感人心弦。

天罗僧突然大喝道：“孽障！该死！”

南宫远蓦感一股潜力，托得自己身躯不由自主的飞过了那高大的围墙。

一声阴沉沉的笑声响起，他面前已经凝立着一位精瘦枯骨的僧人，正是达摩堂首座天摩禅师。

南宫远一见到他，心头骇极！

天摩禅师冷冷喝道：“叛逆，你能跑得了吗？”

逼发一掌，劈向南宫远。

强厉的掌风，却空带起一股啸声。

南宫远横里一跃，挥掌接下一击。

天摩禅师的内功，何等深厚，南宫远虽然接下了一掌，人却被震的五腑翻动，身不由己的向后退了五步。

哇的一声，喷出一口鲜血，一跤跌坐地上。

天摩禅师刚才一掌含蕴了六成功力，满想一掌立刻可将他击毙，哪知南宫远却未被击死，不禁暗自大惊。

南宫远被震得气血浮动，内腑已受创伤，他暗想：“完了！完了！天罗僧相助之情，却仍无法使自己脱难。……”

天摩禅师一怔之后，脸上立现杀机，喝道：“叛逆，你据实说出，武功是何人教授的？”

显然他不相信一个无师自通的小子，能够偷学到这种惊人的武功，要知武功一道需具备三个条件：“天赋，良师，时间。”纵然他天生异禀，资质超人，但无良师启发，也难窥武功奥妙，再说他有良师教导，但以他年纪看来，就算从娘胎算起便学武功，二十年时间也难有这般功力。

南宫远冷笑一声道：“偷学的，你何必再费唇舌。”

天摩禅师气得脸上色变，双目圆睁，飞起一脚，踢向南宫远咽喉。

南宫远头部微侧，避过一脚，手腕伸缩，连踢天摩禅师脚上三处大穴。

天摩禅师看得大骇，想不到他也会这招斩龙手，这样说来，他已学得少林寺全部绝技，难道他是别派派来卧底的份子吗？

一念甫起，杀机再生。一式“仰观天象”向后倒去。

南宫远只觉一阵微风，起自身侧，天摩禅师已如风车般旋到左侧，南宫远挺身而起，反臂拍出一掌。

天摩僧冷笑一声，右腕疾向下一沉，点向肋间大穴。

本来天摩僧想置南宫远于死地，但他这时已改变主意，要将他生擒，逼问出是何派派来少林寺卧底，他想：此人若不是得艺到少林寺偷习绝技，定然不会有这般功力。

南宫远身躯连闪三闪，避开了这一指。

突然一缕柔和的语音，响在南宫远耳际说道：“宫远，你快退到墙壁上，我助你退敌，不然不出十招定要为他所擒。”

南宫远闻言心头微惊，转头四望，哪里有人？这时天摩禅师呼呼二掌，猛压上来。把他逼退四步！

南宫远知那声音是天罗禅师所发，见天摩禅师并未察觉，心忖：大既是以传音入密极上乘的玄功所说，于是，他又退了一步，将整个身子

紧贴墙壁。

陡然又传来天罗僧传音入密的声音，说：“你不要移动身子，我助你击退他。”

南宫远闻言知道天罗禅师准备救他，心上放下一块大石，他知道天罗禅师的武功不及天罗禅师，于是站住不动。

天罗禅师见南宫远不动，冷笑道：“叛逆，看你往那儿逃。”

天罗禅师见天罗禅师未察觉他，于是蒙起头脸还用大力金刚指向天罗禅师后背攻去。

天罗禅师正在冷笑，不提防背部传来一股强劲的指风，心知不好，定有高手偷袭，百忙中反手一掌攻出，只听一声大震，双方掌指接实，天罗禅师被震退二步。

南宫远见时机已到，运起全身的功力向墙外纵去。只听到处是一片喊杀声。南宫远万分小心，避过僧人的搜捕，终于逃了出来。本已陈旧¹⁸的蓑衫，此时更是破烂不堪了。

南宫远想到自己凄凉的身世，不禁滴下几滴泪水。

“唉！”他轻轻的叹息了一声，见前面不远处，炊烟缭绕，于是朝着炊烟之处奔去，他想事已到此地步，只有硬着头皮，去向人家讨一顿饭充饥再说。

他循着小径，越过一段起伏山丘，又穿过一片树林，林外是一条小溪涧，石桥横架，溪水清澈缓流。

对岸竹林深处，掩映着一所庄院。

这庄院气派不小，朱红的大门，门上—对紫铜虎头，口含门环，两侧一对雄踞石狮，更是平添了几分威严，古树苍拔，掩映着这一所高大的庄院。

只见庄门紧闭，冷清清没有一个人迹。

南宫远徘徊在庄院的门前，被这气氛所慑，不敢贸然扣门。

哪知等到太阳爬升……时已近晌午，仍然不见有人出来，南宫远呆呆的想着，难道这是一栋无人居住的空屋，但是早晨那炊烟分明是在这

座庄院之中。

南宫远抬头一望，只见门楣上书有“李家大院”四个紫色大字，再加上黑色的高大围墙，衬托出一种阴森森的气氛，看去使人有点不自在。

但是南宫远等了这般久，此时他腹中辘辘，实不甘心就这样离去，于是伸手轻轻扣了两个门环，里面却无人应声。

一会，又扣了两下，仍无反应，他不禁伸手一推，“依呀”的一声，不料这院门是虚掩的。

院门一开，忽然一个龙钟老态的太婆，出现在他面前。

南宫远一见，不由心头一寒，只见这老太婆奇丑无比，身躯高大，驼背弯腰跛足，满脸鸡皮疙瘩，青筋暴露，陷鼻梁，大嘴唇，下腮突出，两颊凸起，满头红发，虬结披肩。

这红发老婆手中持着一根紫金藤的拐杖，见了南宫远，咧着嘴，现出满口黄牙，微笑地打量着他。

她那笑容，看起来实比哭还要难看得多。

南宫远不知如何，却一个转身就走。

哪知他身子刚动，眼睛一眨，丑老太婆不知是如何转动，已横拦在他面前。

南宫远不由一愕，想不到这老太婆竟有这么高的轻功，再次打量她，只见这红发老婆双眼炯炯，精气内蕴，分明是一位身负绝功的武林高手。

红发老婆在他身前只是咧着嘴，露出黄板牙微笑，然后才缓缓地说道：“你是找李家的吗？我引你进去。”

南宫远尴尬的一笑，道：“这位老婆婆请了，在下是路过此地，因……因……”

他本想说因路上遇强盗，钱财被抢……但他不善说谎，说起来支支吾吾。

突然内院朱红大门呀然一声大开，从内门走出一个女仆似的中年妇人，态度和善地叫道：“唐相公，我们主人有请！”